

མཁའ་ལྷོ་མཁའ་ལྷོ་མཁའ་ལྷོ་
མཁའ་ལྷོ་མཁའ་ལྷོ་མཁའ་ལྷོ་
མཁའ་ལྷོ་མཁའ་ལྷོ་མཁའ་ལྷོ་
མཁའ་ལྷོ་མཁའ་ལྷོ་མཁའ་ལྷོ་
མཁའ་ལྷོ་མཁའ་ལྷོ་མཁའ་ལྷོ་

行愿无尽

XINGYUANWUJIN



世界出版

杨志鹏
著

行愿无尽

XINGYUANWUJIN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愿无尽/杨志鹏著. —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012-4086-9

I. ①行… II. ①杨…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8553号

行愿无尽

Xingyuan Wujin

◎作 者——杨志鹏

◎策 划——世知东方

◎责任编辑——薛 乾

◎特邀编辑——陈云湄 张 鹏

◎责任出版——刘 喆

◎内文制作——宁春江

◎封面设计——周周设计局

◎出版发行——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邮 编——100010

◎网 址——www.wap1934.com www.aol1934.org

◎联系电话——010-65265956(直销) 010-85118126(发行)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710×1000毫米 1/16 22印张 3插页

◎字 数——302千字

◎版次印次——2011年8月第一版 2011年8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12-4086-9

◎定 价——34.00元

我随一切如来学
周遍恒演普贤行
愿诸智行悉清净
菩提道行咸圆满

—— 陈那论师《普贤行愿品》科判 益喜宁宝堪布书

目 录

第一部 遍净庄严

第一章	终南山行	003
第二章	菩提道行	014
第三章	大瑜伽士	033
第四章	密融法界	043
第五章	金刚之心	052
第六章	花开见佛	061
第七章	守护生命	068
第八章	圆满无上	083
第九章	大山如是	095

第二部 德行四海

第十章	无声天幕	111
第十一章	无生天母	124
第十二章	益喜宁宝堪布译《仓央嘉措诗歌选》	153

第三部 知行普修

第十三章	金刚上师	163
第十四章	十万长头	169
第十五章	夏河朝拜	174
第十六章	贡唐活佛	180

第十七章	寻访神通·····	184
第十八章	师兄师弟·····	188
第十九章	九华钟声·····	195

第四部 难行能行

第二十章	一切智园·····	203
第二十一章	海外结缘·····	208
第二十二章	菩提心路·····	213
第二十三章	正觉顶峰·····	219
第二十四章	山顶开光·····	226
第二十五章	山南奇事·····	233
第二十六章	珠山佛光·····	239
第二十七章	大德之人·····	247
第二十八章	普天之下·····	254
第二十九章	镇江古刹·····	261
第三十章	高窑烈火·····	279

第五部 随彼一切

第三十一章	母子连心·····	289
第三十二章	遥望父亲·····	297
第三十三章	家族记忆·····	329

第一部 遍净庄严

慈城罗珠堪布说：“人类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或压抑能使自己得到自由的方法与潜能，除非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心甘情愿作别人或物欲的工具。才旺仁增堪布以自身的修证打开了通向自由境界的大门，作为后来者，是沿着他的足迹向上，或是继续待在自我蒙蔽的暗室中随顺度日，决定在你，最终的结局也取决于你现在的选择与努力的方向。”

索甲仁波切说：“在那个震撼有力的时刻，师徒的心融合在一起，学生就确切地经验到或瞥见本觉。就在那个当下，上师介绍了心性，学生也认证了本觉。当上师把他的本觉的智慧的加持导向学生本觉的心时，上师就把心性的本来面目直接显现给学生。



上：隱于終南山深处的茅蓬
下：參訪終南山茅蓬修行人

第一章 终南山行

中国的南北分界线，从地理意义上讲，实则不是以长江来划分的，而是以秦岭为界的。秦巴大山，崛起于中原地带，如同大地的脊梁，不但从气候的分别上将秦岭南北变成两个不同的区域，而且孕育了深厚的中国文化。而位于秦岭北麓的终南山，则是中国文化中一朵盛开的奇异的花，引来无数追求大智的人，与大山为伴，点燃生命的火花。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大圣人老子，在函谷关留下传世的《道德经》五千言后，遁身终南山，从此不知所踪。而宗教修行者，坚信他在终南山成仙而去。正因此，老子被后世尊奉为道教始祖。而中国近代的高僧虚云大和尚，在终南山的闭关修行成为他一生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长久以来，我对终南山始终怀有一种不可遏止的神往。而读了美国人写的《空谷幽兰》后，这种神往就更强烈了。《空谷幽兰》中描述了许多至今仍在终南山里修行的高僧大德，作者声称，许多人相信，终南山有几百岁甚至活得更久的长生不老的仙人。这就更激发了我的向往之情。

2008年5月，我受朋友之托，在古城西安为台湾画家李善单先生举办油画展。李先生的油画创作恰恰是以佛法为题材的，而他本人也是一名修行人。这就有了契机，我答应台湾长流美术馆的盛情，为李先生组织这次画展。6月21日，李善单油画展在陕西博物馆开展。参加大展开幕式的记者中，有《华商报》的女记者江雪，她因报道公安机关制造的“夫妻看黄碟事件”和“延安枪下留人案”而被央视评为“2003年中国记者风云人物”。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在她采访李善单先生的间隙，我们聊了起来，我说想去终南山探访隐居者。她一听，十分高兴地告诉我，她和她的爱人正好认识终南山里一位住山修行的僧人，是宁玛派的堪布。我一听，真是大机缘，我正好是皈依宁玛派上师的弟子。于是，我们当即说好，展览期间，趁我在西安，江雪陪我去终南山参访师父。

一个上好的晴天，我与雕刻艺术家杨作敬一起，随江雪和她先生多吉以及她们四岁的女儿画儿，走进了终南山。6月的终南山，完全不是山下西安的火热，阵阵凉风吹过，山下的烦躁一扫而光。我们在山下太乙镇的市场上，买了些蔬菜和粮食，让朋友开车把我们送到山下的村子里。那个村子位于翠华山的东侧，叫西岔村。因来去西安有一段距离，车程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还不算城里的堵车。这样，只有让司机在山下等，我们开始爬山。一开始，我望着要带上山供养师父们的粮食和蔬菜发愁，多吉则笑着喊几声，立即从路边的人家里出来母子俩，讲好价钱，她们就背起粮食和蔬菜向山里走，我们徒步跟在后面。多吉告诉我，这是村子里的人，因为经常有西安或外地的居士来山里送供养，大都是城里的，不善爬山，带的东西就找村子里的人送。不过，年轻的多吉，还是背了一包粮食负重走着。多吉研究生毕业，是陕西省社科院里研究宗教学的学者，他不仅研究理论，而且也是一个亲修的实践者，他想摆脱纯理论的局限，用实修去了悟宗教的究竟。我们一路走着，一路聊着，所以进山的道路也不觉得难行。

实际上，进终南山的路，千百年来已被无数的人踩出了一条自然的山道。顺沟而上，两边浓绿的树木和山间奔腾的溪流，给这座历史文化名山增添了无

尽的景致。偶尔山林中飞起的小鸟，像一条线，疾速地从眼前飞过，间或还伴着叫声，划过空中，于是就有了一种奇妙的回响。

中国古代许多道路是随水而行，这里的山路也是一直随着山谷的溪水走的，大约步行半个小时后，便见一崖头落下壮观的瀑布，从几米的平处，突然间飞流直下，跌入崖下，山谷里立刻有了巨大的声响，像是给这宁静的大山弹奏起雄壮的交响乐，使这座秀丽的山，一刹那具有了男性的力量；山谷同时也就如喧闹的大河，悬在了行人的头顶，若不是一个拐弯的地势，我们确如到了悬河的下面。多吉和江雪是常来的，他们并不惊奇，只快速地奔到了瀑布的崖头，站在那儿招呼我上去。我快步地赶了过去，站在崖头向下望，看不见水流，只听到瀑布的吼声，而身后却是清澈见底的平缓的溪水，慢慢地铺开了扇面。溪水不及十米的宽度，却在绿色植被覆盖的山间，显得透明，而午间的太阳，将溪水的波纹变作了七彩的光芒，溪面便如洒满了金粉或银币，有无数的碎片闪烁着，和着一路的欢唱奔跑着。

我们紧赶慢赶，已经11点了，在一个溪流的拐弯处，山路由此分成一个岔道，一条仍沿山谷向上，一条则朝向另一个山谷，而向上的山路也由南坡通过一个小潭，跳到了北坡。就在折向北坡的地方，一条小路的拐弯处，隐隐约约有一幢不显眼的房屋。因周围尽是树木，在就近南坡的山路上，只能看见树木掩映下露出的茅蓬屋檐。即使明眼的人看了，也会误以为是看山护林的房子，而不会联想到那是一个出家师父修行的茅蓬。到了眼前，才见全貌，门楼不大且简陋，土墙的上方，盖了几页瓦，一扇很旧的木门，门上有了岁月的印记——雨水打过的痕迹，而且完全地变色了，木质成了炭黑色，但门上写着几个字，十分地醒目：“正在精修，谢绝来访。”门里有一块不大的菜地，里面的白菜长得很旺，还有其他的菜，显出农家的景象。因多吉是提前打了电话的，这时一喊，师父就来开门了。

进门不远，有一道小门，门口有一副对联：“入此门不许七颠八倒，到这里没管五蕴六通。”里面一个不大的院子，一排坐北朝南的房子，虽然简陋，

却收拾得十分干净。江雪给师父作了介绍，师父很热情地给我们拿出了早烧好的开水。我们就坐下来喝水。过一会儿再看，中间的一间是佛堂，供了地藏王菩萨。佛堂里铺了地砖，放了几副手套，有信徒来，就在佛堂里叩长头。平日里师父也是在这里叩长头的。叩长头，是藏传佛教，特别是宁玛派大圆满修法的前行，每一个实修者都是很看重的。我进去叩了三个头，出来坐在院子里。师父放下手中的事，过来陪我。我就向师父求教。虽然当时看了关了活佛转世的书，以前也办过杂志，接触过这样的文学作品，但从没有认真地向一位僧人求教过。只是当年，在请教上师吴新华老师时，他告诉我，不管是哪一位活佛转世，但只要今世是人身就得修行，所以藏传佛教的大活佛转世，都是寻访灵童后在专门的寺庙里培养的，从文化课到佛教经典修持，全面成长。但对于活佛转世的真正含义，我是不解的。而面前的益喜宁宝堪布，汉语讲得让我吃惊，他不但咬字清楚，而且几乎是标准的普通话。所以我就赶忙向他请教这个“热门话题”。我说：“师父，现在关于活佛的书，出得很多，有作家、记者记述的，也有活佛自己写的，对于活佛到底什么样的认识才是正见呢？”

益喜宁宝堪布听了，说：“活佛一词是汉地的叫法，在藏语里，是没有活佛这一说法的。藏地叫喇嘛，也就是转世灵童。一种是那些影响很大的藏传佛教的体系，如达赖、班禅、贡唐仓等转世活佛，这就不用说了，他们是公认的。还有一种，就是修行者到了菩萨果位，他的化身乘愿再来，被高僧大德认定为某某大成就者的转世。这两种转世确是转世而来的。还有一种，他并不是转世的，但他的根器很好，在佛理和修持上都达到了一定的境界，为了弘法利生，被高僧大德指定为活佛，他就有了一个弘法利生的方便，这是一个善巧方便的法门。至于其他一些说法，我们就不要去讨论了。”

我又向堪布请教了其他一些修行的问题，他都一一回答了，讲得很透彻，不故弄玄虚，我受益匪浅。当我掏出二百块钱表示我的供养心愿时，他坚持不收，他指着屋子里的陈设说：“这么好的条件，不缺什么，山上比这里艰苦的人多的是，你去供养他们去吧。”他两眼看着我，眼神是那样的真诚和纯净，

这使我感动。于是我出来，叫了多吉，拿了进山时的菜，就准备再向深山里走。宁宝堪布就尽量把留下的菜给我塞，说：“多带些，我这里方便。”

我和多吉背了菜，去更深的山里，江雪和画儿留下，在益喜宁宝师父处等我们返回。我们越过小溪顺着一条山谷向里爬，路被树枝和杂草挡着，走起来速度很慢。走了半个小时左右，终于见到了一个茅蓬，就两间破败的矮房，周围杂草丛生，门关着。我们上前拍门，一会儿就有一个师父来开门了。进小院子一瞧，比在外面看时还简陋，上台阶的几根石条也是破旧的，土墙的风化已留下了许多的坑，房上的瓦也似乎要掉下来似的。我们进屋，正面是一张佛像，里面支着两张简单的床，屋子里除了有一口用石头支起的锅和一个用于切菜的板，就一无所有了。它的简单和贫寒超出了我的想象，但两位修行的师父却是满心欢喜地欢迎我们，立即去烧了一锅水，并拿出几个旧碗给我们倒水，我们就接受了师父的好意，坐在台阶上，喝着聊天。两位师父都是青海来的，但他们都是汉族，是青海东部农业区的，他们到终南山已经两年了。因为我在青海当过十多年的兵，对东部一带也是很熟悉的，聊起来也就多了些话题和亲热。他们年龄都不大，其中一个只有二十七岁。我问他们平日生活情况，他们说也有居士来供养，有时挖野菜。他们来这里是闭关修行的，生活无论如何总能过去的。

我们看天色不早，还要返回，就不能再向更深的地方走了，就把菜和吃的留下，我们三个人，几乎是同时各拿了一百元作供养，他们接了也十分地感谢，我说我们也就尽点心意。我们照了相要走时，那个年轻的师父跑进去拿出几本经书，送给我们每人一本，说：“我们结个缘。”我们十分高兴地接了，告别。

回来的路上，多吉说：“人类应向这些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当全世界都在为物质财富的增长发狂时，这些人，断除欲望，来这里探索生命的真谛，没有他们，我们人类将显得多么逊色。”我说，是的。我被多吉的话深深地打动了。这时，路边有了鸟鸣，像大山的精灵，激起生命的回响。



师父益喜宁宝堪布在青岛金沙滩跳金刚舞

我们回到益喜宁宝师父处，稍坐一会儿，就匆忙告别了。下山时走得快，半个小时就到山下了。去山下不远处的农家乐里吃了晚饭，进城就已经晚间10点钟了。

几天后，我回到了青岛，但终南山之行的记忆却并未淡漠，时不时想起终南山的秀美，更多地则忆起了益喜宁宝师父的嘛呢悉地茅蓬。快到年底了，四川德格县协庆寺五明佛学院的乌金曲达堪布来青岛时，我又想起了益喜宁宝师父，于是我就给江雪打电话，请她转达我的邀请。我说：“青岛房子里有暖气，条件总比终南山里好，希望师父能在这严寒的冬天，来青岛小住。”第二天，江雪就回了电话，她说：“师父同意了，不过师父说去主要是借一个清净处，翻译法本，尽量不要有其他的事情打扰。”听了师父的话，我就未告诉其他的居士。

离春节还有七八天时，益喜宁宝堪布在侍者谢具军的陪同下，到了青岛。小谢是宁夏人，原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事情做得不小，在银川开有自己的店面，皈依佛门已多年，半年前，他突然放下一切，到了终南山师父的身边，决心至少用三年的时间，修完大圆满的前行。他不但人聪慧，活也做得很漂亮，有他在师父的身边照应，我们就不用再安排其他人了。

师父到青岛的当日，我拉他去了青岛胶州湾海岸的金沙滩。金沙滩的十里海滩，沙子极细，呈黄色，所以人称金沙滩。因是外海，水是极清的，一点儿污染都没有。由水边，向里走，水的深度是慢慢地增加的，直至进海一百多米处，海水才能漫过人的胸部。所以，它是青岛最佳的海水浴场，当然也是山东半岛最美的沙滩，据说还是亚洲第一海水浴场。经过十多年的建设，金沙滩已由海水浴场、海滨公园和海边栈道构成了一幅极美的景观。

因为是冬天，人少，也不能下海，我就给师父、小谢和送师父来的江雪作导游，沿着海边走。师父是第一次见大海，显得十分快乐，走下栈道时，师父突然凌空一跳，像飞起似的。我刚好拿了照相机，就拍下了这难得的一瞬间。到了沙滩上，师父面对大海，跳起了金刚舞。

这之前，师父在我的印象里，是讲授佛法的导师，是令人敬仰的大德。此刻，宁宝师父所表现出的快乐、兴奋和纯真，使我颇感新鲜。当我在后来的闻法过程中，听到师父关于日常生活即是修行的开示，才明了师父所说的“佛法不离世间”的含义。当然，师父所说，远比我理解的深刻得多，因为我只是闻思，仅仅是解悟，即文字表面的理解，离觉悟尚有一定的距离，更不用说证悟了。而只有彻底证悟了佛法的高僧大德，才能了悟宇宙的实相。师父的行为，使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佛法的魅力，佛法并不是我们凡人常常理解的在圣殿庙堂，在高山密林，在远离人间烟火的地方。

安顿好了师父，江雪即回西安。几天后，我也去秦皇岛看望年近八旬的岳父岳母了。近二十天的时间里，为了不干扰师父，我只在大年三十的晚上给师父打电话拜了个年。

从秦皇岛回青岛后，我抽出几天时间，和师父在一起。之前，我也对自己十多年的学佛经历作了些回顾。自从上师吴老师圆寂后，我也拜过两位上师，一来自己忙，二来因为语言的障碍，交流不畅，所以我十分地想找一位机缘具足的上师，把自己的实修过程理一理。藏传佛教的修行法门，是十分注重师承的，巴珠仁波切在其所著《普贤上师言教》中，用了一章专门讲了依止上师的重要性。选择上师是藏密弟子要做的第一件事。巴珠仁波切说：“如今处于五浊恶世，虽然圆满具足众多续部宝典中所讲的一切法相的上师极为难得，但是，人们所依止的上师必须具备这些功德：……如云：‘圆满诸胜法相者，浊世力致故难得，三戒清净之大地，多闻大悲润心续，精通如海显密仪，断证净慧果丰富，四摄鲜花争奇艳，善缘弟子如蜂集。’”巴珠仁波切还说：“上师是生生世世的皈依处，也是开示取舍道理的导师。如果不善加观察，遇到邪知识，将毁坏信士一生的善资粮，并且将失毁已得的暇满人身。譬如，一条毒蛇绕于树下，某人以为是树影而去乘凉，结果被毒蛇害死。”巴珠仁波切说：“具有一切德相的上师，犹如大船，能救度众生脱离轮回；犹如商主，能无误开示解脱遍知的圣道；犹如甘露雨，能熄灭炽热的烈火；犹如日月，能遣除重

重的无明黑暗；现出正法的光明，犹如大地，能容忍弟子的忧心劳身及一切邪行，并且广泛容纳一切见行；犹如如意树，是利乐今生与来世的一切功德之源；犹如妙瓶，是不可思议诸乘宗派一切愿意的宝库……又慈如父母，对无边无际的一切众生无有亲疏、爱憎、平等慈爱；悲如河流，对无边的众生起广大悲心，尤其是对无依无怙的痛苦众生更是迫切悲悯……”上师代表诸佛菩萨将释迦牟尼佛祖以来的传承授予我们，所以，一旦选择了上师，就应将上师视为真佛——具大信心。巴珠仁波切，是一位声播遐迩、极具盛誉的伟大上师，是19世纪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无伪的慈悲心、广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智慧影响和帮助着一代又一代希求究竟安乐和圆满智慧的人们。他的言教即是无明众生通向彼岸的指路明灯。从这位伟大圣者的言教中，可见上师是多么重要。而我一直在寻找着。

我将我的想法告诉了益喜宁宝堪布。他说我的想法很好，过去虽浪费了一些时间，现在抓紧就好。每天早上，师父5点就起床，诵经打坐，8点吃早餐，而后就扫地拖地，屋子里地板和家具以及一切用具都擦得一尘不染，这些事，他都身体力行。我过去是很少干扫地、擦地、抹桌子之类的家务事，眼见师父做，我就不好意思，也就争着去做，几天下来，突然间回到家，不拖地都不习惯了，屋子里稍乱，就要去整理。师父说：“屋子里有五方护法神，不打扫干净，他们不欢喜。”打扫完卫生后，师父就和小谢开始一字一字地校对翻译的法本，我也就加入其中，对某些字句所表达的意义不理解就向师父求教，师父总是讲得十分明了，直至我理解为止。开始，我自以为许多表述我是明白的，就说了自己的理解，但往往是世间的说法，与佛法背道而驰，于是我就不敢自以为是了，从师父处得到的开示，总是一次一次地令我豁然开朗，受益匪浅。

每天晚饭后的休息时间，师父总是和我交流。有一天，师父对我说，只要皈依了佛门，上师只有一个，那就是释迦牟尼佛，因为任何一个上师，都是依止释迦佛祖的。他说：“只要你有具足的信心，我会把上师传给我的都传给你的。”我听得出，师父是在打消我皈依的疑惑，他看透了我的心思，他实际上